

土家族天梯神话的发生学阐释

丁世忠

天梯神话广泛存在于世界很多民族的神话之中，其基本内容是说天地分开以后，人类借助天梯而与天庭相连，与天神沟通。《圣经》中的天梯是巴比通天塔，而我国神话中的天梯则主要是山和树。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云：“巫咸国，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，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亦云：“有灵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，从此升降，百药爰在。”“从此升降”与“所从上下”就是指从灵山登天与神交通。另外，《山海经》中还有以树(建木)为天梯的描述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说：“有木，青叶紫茎，玄华黄实。名曰建木，百仞无枝，有九，下有九枸，其实如麻，其叶如芒，大白皋爰过，黄帝所为。”袁珂认为：“过非经过之过，乃‘上下于此，至于天’之意也。……古人质朴，设想神人、仙人、巫师登天，亦必循阶而登，则有所谓‘天梯’者存焉。”⁽¹⁾

土家族神话中也有关于天梯神话的内容。《猴子为什么上不了天》说马桑树长得齐天高，猴子常爬到树上去玩，结果有一天爬到天上去了。猴子被发现后对玉皇大帝说自己爬马桑树上来为下界求雨。玉皇大帝连续几次施雨，但猴子都说不够，导致大地洪水齐天，只有罗神爷爷和罗神婆婆藏身葫芦而幸存下来。玉皇大帝怕猴子又沿马桑树爬上天庭乱报情况，就咒马桑树从此再也长不高，猴子也从此不能上天了。⁽²⁾《上天梯》讲由于大雪寒冷导致人间只剩下两兄妹，他们沿水杉树爬上了天庭，在观音菩萨的关照和授意下结为夫妻，土家人得以在人间繁衍。后来，土家人就叫那根水杉树为“上天梯”。⁽³⁾《红苕藤子为什么巴地长》⁽⁴⁾和《马桑树儿长不高》⁽⁵⁾都说孙猴子通过红苕藤子和马桑树而爬上天庭，惹恼了王母娘娘或给人间造成灾难，玉皇大帝诅咒红苕藤子巴地长、马桑树从此长不高。此外，《水杉的传说》、

《孙猴子上天》等也都有关于天梯的记载。

—

土家族天梯神话的产生，与土家族民间的树崇拜有密切的关系。在民间信仰中，对植物的崇拜主要表现为对森林、树木的崇拜。弗雷泽有这样的描述：“瑞典古老的宗教首府乌普萨拉有一座神圣树林，那里的每一株树都被看做神灵。异教的斯拉夫人崇奉树神或树林之神，立陶宛直到14世纪才皈依基督教，在那以前崇奉树神是很突出的。他们有人崇奉特异的橡树和其他浓阴覆被的老树，向它们祈求神谕。还有人在自己村庄或房舍前后保留着神树丛，哪怕是折段一根树枝也看做是罪孽。”⁽⁶⁾我国也有很多关于树木崇拜的记述，如《搜神记》卷十八载：“庐江龙舒陆亭、流水边有一棵大树，高数十丈，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。时久旱，长老共相谓曰：‘彼树常有黄气，或有神灵，可以祈雨。’因以酒脯往。亭中有寡妇李宪者，夜起，室中忽见一妇人，着绣衣，自称曰：‘我树神黄祖也，能兴云雨，以汝性洁，佐汝为生。’”

在土家族人看来，树与他们的祖先有密切的联系，寄寓着他们祖先的灵魂，是庇佑村寨的力量。古老的史诗《摆手歌》中，人类始祖神依窝阿巴用植物创造人类：用竹子做骨架，用树皮做皮肤，树叶做肝脏，豇豆做肠子，葫芦做脑袋，在上面刺了七个孔吹口仙气，人就做成了。⁽⁷⁾在另一则神话中人类始祖卯玉娘娘，她是在河边吞吃了八颗桃子和一朵桃花而怀孕三年六个月，生下八男一女。⁽⁸⁾《他们的节日为啥不一致》说土家族彭姓人家过的节日不一致，原因在于他们的老祖宗有一年受到官兵追杀，靠杉树、柏树、青岗树扎成的木筏逃生。有的是农历三月初三，有的是农历四月初八，有的是农历五月十五。后来

他们就达到日期确定为自己的族年。⁹《公公树和婆婆树》说西水河畔的麻柳树是麻公公和柳婆婆的化身。¹⁰弗雷泽在讨论东非万尼卡人对树的崇拜时曾经指出：“以为每一样树，特别是椰子树，都有自己的精灵，‘每毁坏一株椰子树，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母亲，因为椰子树给予他们生命和营养，正如母亲对孩子一样’”⁽¹¹⁾。除祖先崇拜影响外，生殖崇拜也导致土家族的树崇拜。树木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，使以农业为主的土家族人，试图通过树木的崇拜而求得人丁兴旺、庄稼丰产。

土家族的树神崇拜也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。过去土家族人在天旱时要举行“拖树祈雨”活动：人们认为龙常以树的形象出现，拖树就意味着惊扰龙神，龙神受扰就会赐雨；或者用柳树来祈雨。在今天的渝东南、鄂西北等地的土家族人，在除夕之夜都要给果树喂肉喂饭，感谢果树赐果实给他们；湘西土家族在除夕要举行“谢树”仪式。旧时土家山寨都有古树，这些树或者被视为本寨的风水树，或者被当做村寨的保护神，如“后溪相传有楠木将军，三年五年一来，朝其影彰较著者也。”⁽¹²⁾今重庆黔江南海民族村，村旁有一棵古树，就被当地人看做风水树。土家人将成片的古树称为“禁林”或“禁山”，不准人们在林中捡拾枯干的树枝，更不允许随意砍伐，甚至不允许在树林旁讲亵渎神灵的话，如有人违背，必须杀猪宰羊，请“土老师”向树神祭祀祷告，请求神灵的原谅。

二

反映土家族早期历史生活的《摆手歌》没有天梯的记载，只说天地很近，青蛙吵闹天庭、鸟雀影响天庭、葛藤惹恼天庭等；《梯玛神歌》也没有相关的记载。相反，中原汉文化中有大量的天梯神话传说，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土家族天梯神话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。

1. 从族源来看

根据通行的说法，土家族是巴人融合汉人及当地土著等形成的。巴人是古羌人的一支伏羲部落及其后裔发展而来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有巴国。太昊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为巴人。”宋罗泌《路史》说“巴人出于伏羲玄氏羌”。邓少琴也认为“巴人出自氏羌”。巴人的图腾为“巴蛇”，而在汉文化典籍中，伏羲正是“蛇身人首”（《帝王世纪》）或“龙身”（《玄中记》）。在中原甚至中

华传统文化中，蛇与龙经常相互置换、视为同类，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曰：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”闻一多指出：“现在所谓龙便是因为原始的龙（一种蛇）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，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产物。这种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，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的‘诸夏’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。”⁽¹³⁾这说明巴蛇与伏羲有密切的关系，巴蛇图腾与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的龙（蛇）图腾有密切联系。

由于土家族的主体是巴人和汉人，土家族文化本身就包含有汉文化的基因，因此，土家族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大。

2. 从历史沿革来看

秦灭巴以后，在原巴人居住的地方推行郡县制度，设立巴郡、南郡和黔中郡。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，在武陵郡境内设迁陵县（含今湖南保靖、重庆秀山等）、酉阳县（含今湖南永顺、龙山、重庆黔江、酉阳等）等，史书上也称活动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为“巴郡、南郡蛮”和“武陵蛮”。三国时“武陵蛮”又称为“五溪蛮”，以雄溪、橘溪、辰溪、武溪、酉溪五个水名作为族名，酉溪、辰溪就是土家族先民的聚居地。蜀曾设立“巴东属国”，后改设涪陵郡，下设丹兴（今秀山、黔江）、汉葭（今彭水）等县。唐宋王朝为了对该地区进行治理，设立有不少的羁縻州县。由于建制的变化，居住在湘、黔、渝、鄂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先民被称为“夔州蛮”、“信州蛮”、“酉阳蛮”、“彭水蛮”、“施州蛮”、“辰州蛮”、“溪州蛮”等。到元明和清代初期，更是在石柱、酉阳（当时秀山未建县，属酉阳县辖地）两地建立了土司制，设石柱宣抚司和酉阳宣抚司（领长官司四：平茶、石耶、邑梅、地坝），推行土司制度。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“改土归流”以后，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，土家族最终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汉文化不断渗透到土家族文化之中。“秦并天下，以为黔中郡，薄赋敛之，口税处钱四十。巴人呼赋为賚，因谓之賚人焉。及汉高祖为汉王，募賚人平定三秦，既而求还乡里。”⁽¹⁴⁾可以看出，巴人既接受秦、汉的统治，而且因为被募平定三秦，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。因当地人反叛，历代政府都曾派兵围剿（如《三国志》云：“（延熙十一年）秋，涪陵属国民夷反，车骑将军邓芝往讨，皆破平之。”），无形中带来了汉文化。当地官员接受朝廷委任（如《宋

史》云：“建隆四年，知溪州彭允林、前溪州刺史田洪燹等列状归顺，诏以允林为溪州刺史，洪燹为万州刺史。”），也接受了汉文化影响。

3. 从教育发展来看

从东汉以后，汉族统治者就用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汉文化来影响土家族文化。东汉光武年间，宋均降伏“五溪蛮”后，在当地建立学校，以改变“其俗少学者而信鬼神”的社会面貌。东汉和帝永元年间，武陵郡太守应奉“兴学校，举侧陋”，对当地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唐宋时期对湘、鄂、川、黔地区实现羁縻政策，利用土家族首领治理该地区，以“巴酋长子弟，量才授仕，置之左右”^{〔15〕}这种用人方式，刺激了土家人读书学习的热情。他们学习汉文化，学习儒家经典，以适应社会的需求。土司时期，中央政府通过规定土司必须遵守的规定和义务，既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约束，也传播了汉文化。明政府规定：“土官应袭子弟悉令人学，渐染风化，不入学者，不准承袭。”“改土归流”之后，清政府在各府、县广设考棚，开科取士。这些教育措施，对土家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4. 从族称来看

“土家”作为民族的族称，与汉人的大量迁入有关。宋以后汉人陆续迁入今土家族地区，特别是清“改土归流”后，汉人的迁入更多，彻底打破了“汉不入境，蛮不出洞”的禁令，出现了“土民”、“客民”或“土籍”与“客籍”之分。汉人的大量迁入，也带来了汉文化，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文化的发展。

5. 从地理位置来看

作为全国中心地带、古代中原和西南之间的通道，“土家族地区三面与汉族地区交界，东部与湖南沅、辰、常等汉族地区相接，南部与湖南长沙、衡阳等汉族地区比邻，北部与河南、陕西等汉文化圈接壤，只有西南部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圈相邻”^{〔16〕}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必然使土家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影响。

6. 从宗教文化来看

土家族祭祀家祖的神龛上，中间供奉的是“天地君亲师”，两边供奉的是“九天司命太乙君”、“观音大士”、“神农黄帝”等儒教、佛教、道教等各路神灵。在梯玛主持的祭祖还愿活动中，这种多神杂处的情况也很突出：还天王愿神像画中的神灵既有“三元真人”、“玉皇大帝”、“太上老君”、“王母娘娘”等道教中的天神，又有象征土家族始祖神的“傩神”及“八部大

王”、“彭公爵主”、“向老信人”等。汉族的土地神在土家人聚居的地方备受尊崇，笔者在秀山、酉阳、花垣、龙山等地考察时发现，几乎每一户人家的房屋旁边，都建有一个土地庙。另外，灶神、五谷神、财神等汉族神祇在土家族也非常重要。这些都是土家族与汉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兼容并蓄长期融合的结果。

《猴子为什么上不了天》、《上天梯》、《红苕藤子为什么巴地长》、《马桑树儿长不高》等神话中都有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（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以后汉族的神）等汉文化中的神，同时还有孙猴子这个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，这有力地说明土家族的天梯神话明显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。

土家族的天梯神话，是土家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融的结晶。天梯神话中的植物源于土家族农耕文化中对植物的崇拜，而其中关于天梯的构想则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。土家族天梯神话体现了土家族文化的本土性，也反映了土家族文化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。土家族的天梯神话，体现的是土家族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、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注释：

〔1〕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450页。

〔2〕〔9〕〔10〕四川省涪陵地区川东南民族资料编辑委员会：《神话传说故事第一集》（内部资料），第2~3页，第7页，第66页。

〔3〕〔4〕〔5〕鄂西州民委：《鄂西民间故事集》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10~11页，第232~233页，第241~242页。

〔6〕〔11〕弗雷泽：《金枝》，徐育新等译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168页，170页。

〔7〕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：《摆手歌》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版，第32~33页。

〔8〕向松柏：《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43页。

〔12〕乾隆《酉阳州志》，卷一，《山川》，见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：《川东南少数民族民族史料辑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第152页。

〔13〕闻一多：《伏羲考》，《闻一多全集》（一），三联书店，1982年版，第32~33页。

〔14〕房玄龄等：《晋书》，卷120，见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：《川东南少数民族民族史料辑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第6页。

〔15〕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卷一百八十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
〔16〕段超：《土家族文化史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页。

（作者单位：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）